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林蘭香 第五十九回 識火攻永鎮海疆 解夢事雙歸林下

三屍雖早絕庚申，七魄靈明未易泯。 淑女貽謀能錫類，全歸又見出風塵。

卻說愛娘、春畹看過季狸來書，方知季狸病已大癒，現在無事安居。看過燕家來書，方知子知兄弟兩個俱都奉旨調京，隨教耿順各給回信。過了幾日，又見朝報上又有季狸的奏疏，其略曰：

竊臣猥以閭閻鄙陋，仰邀畿輔漸磨。學文於臣父季三思，未窺厥奧。習武於臣師赫連照，僅得其膚。前用微勞泗國公封章於始，後因未識大司馬列奏於終。拔自偏裨，委以重鎮。布愷澤於崎山，小草長林，重沐天家之雨露。揚仁風於渤海，丸泥勺水，盡登王室之版圖。蒲谷迭頌，節旄再仗。君恩有加無已，臣力誓死靡他。不期臥病三旬，竟至失機五善。乃天子不加誅，宰臣不見斥，恩施益厚，悚懼彌深。叨及下詢，敢不上告。夫三彭島，內阻重山，林幽石險。外環大海，霧障煙迷。其咽喉不渡一舟，而汊港可藏千艘。實邊陲之要地，形勝所急圖也。臣思與今多談水戰，不如詳議火攻。談水戰而主與賓勢足相當，議火攻而我與賊智堪獨勝。蓋風雲沙線，水師巧妣於鮫人。而筒炮銳槍，島匪材慚於王卒也。水戰弁兵，臣已多方訓練。火攻器具，臣曾照式增修。伏願或田或漁，假臣時日。則青梁紫稻，可免郡國之輸將。為剿為撫，從臣指揮。則白叟黃童，毋煩傳郵之累係矣。將見觀群侯於若谷，來三獻於扶桑。睹茲覆載之中，有不梯航而至者哉！

愛娘、春畹看畢，過了數日，內閣傳出一道詔旨，說道：方今甘涼作亂，擬遣季狸西征。但念久鎮東海，在在熟悉。近閱所奏，甚合機宜。雖小過之難辭，亦大功之莫掩。著加少保銜，效黔寧王沐英故事，永鎮海口，勿得更移。」季小姐得知，雖則放心，然卻不甚歡喜。又過了數日，又見朝報上有燕子知兄弟的奏疏，其略曰：

先臣玉待罪諫垣，奉職無狀，棄廢終身。臣兄弟過蒙拔擢，猥以菲材，並登清要，承以夢事下詢，敢不竭忠以對。夫天子之夢，必上通於天，下驗於人，而與陰陽相感召者也。夢為魚，夢為獲，說者必謂《詩》有之：「眾維魚矣，實維豐年。萑維獲矣，室家濞濞。」作為豐亨裕大之說以侈上心，不知泥於古而不證於今。言之無實，曷若弗言。欺佞之咎，孰大於是！邇來陰雨稠密，連月不開。以陽極之時而陰盛若此，其咎豈待言哉！臣愚以為：魚，陰物也，臣下之象也。獲，軍器也，戈兵之象也，《洪范》傳之言，夏侯勝之語，是其明徵也。願陛下陟用忠良，黜其佞癯。撤樂減膳，以迓天休。則杲杲之日不出，噎噎之陰不散，乞將臣付法司，以謝天下。

愛娘、春畹看畢，過了數日，內閣又傳出一道詔旨，說：「燕子知、燕於慧無漢儒之醇，而有漢儒之誣。無宋儒之真，而有宋儒之拘。京職甫授，便爾蚩蚩。外任久居，必多目貴日貴。著停俸家修，再候錄用。」是時乃天順五年四月也，天久沉陰，物多霉變。愛娘、春畹在高堂大廈之中，兀自重茵而坐，迭牀以居。正是時方首夏，恰似初秋。地本幽燕，有如閩浙。

眾侍女翻箱倒櫃，各人收拾自己物件。那些大衣大裳，收在乾燥地方的，俱還照舊不壞，惟有那小衣服如抹胸、半背、披帛、汗巾，以及膝褲、小鞋之類，偶不小心，俱都霉變了。紅紫色變為黃色，黃色變為白色，白色變為灰土黑色。至於黑色過濕，長些綠翳，反成綠色。綠的久了，又變成紅翳。真乃花花綠綠，爛如雲錦。還有好看的，黃沾了綠，成了蔥心色。黑沾了黃，成了沉香色。紅沾了黑，成了深醬色。至於紅色與白色相染，成了粉紅色。白色與綠色相染，成了碧白色。一塊一塊，或大或小。如玳瑁斑，如屋漏痕。眾侍女見了，亦有笑的，亦有惱的，鬧作一團。春畹於是亦收拾那不常用的物件。泗國府內的銅器如夏靡尊、伊陟尊、伯犧彝、扶蘇卣，皆幾筵寶物，俱不用收拾。玉器如孟嘗君環、西周公瓊、朱虛侯璧、東平王蠹，皆匣櫃珍藏，亦不用收拾。字畫如李斯篆、程邈隸、道於人物、王維山川，皆耿順時常觀玩，亦不用收拾。弓箭如青檀弓、烏號弓、大羽箭、短翎箭，皆耿順時常演習，亦不用收拾。惟有甲冑一項，平時用不著，必須收拾。當下令家童逐件都曬在後廳月台之上。耿順挨次看去，內有一副百鍊精金鎖子犀背青絲七鱗水攻火戰步鬥馬爭百姓軟甲，乃耿再成隨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時舊物。耿順心中甚愛，便穿起來試了一試，果然輕軟便利，於是將別的盔甲修整了仍都照舊收起，卻將這一副安放在內書房裡，以便時常觀玩，以見不忘勤苦之意。

你說凡事都有個先兆，耿順今日不因不由，穿起甲來。那知不過數日，便就用得著他。你道怎生用得著？原來石亨、曹吉祥同有迎駕大功，石亨恃寵，招權納賂，天下的都司及三邊將領，多出門下。其姪石彪，在外有功。朝廷降旨調石彪進京，石彪不從。朝廷遂將石彪下獄，於是石亨心頗怨望，又有妖人童先作為妖書，石亨乃興心謀反，於天順三年十月內捕獲死在監裡。曹吉祥見石亨已死，心不自安，其姪曹欽亦因迎駕之功，封為昭武伯。兇暴殺人犯事，乃與曹吉祥商議，糾合那些受過恩惠的人，一同造反。曹吉祥令人邀了曹欽之兄都督曹鐸，曹欽之弟都督曹璿，都指揮曹鉉，曹欽的妻姪恭順侯吳瑾，及都指揮完者禿亮，指揮皮兒馬哈麻等，會飲密謀。曹欽又聽了山陰人馮益的話，自古宦官得天下者，惟有曹操。曹操乃中常侍曹騰之後，曹節的一家。自家卻又姓曹，安知不是曹操之後，合當要代朱家的天下！曹鐸、曹璿、曹鉉貪圖富貴，又係本家，自然順從。吳瑾、完者禿亮、皮兒馬哈麻等，彼此心知，懼皆佯許。曹欽文慮自家的藩漢騎兵不多，難以成事。恰好甘涼叛亂，征西兵丁現調在京城之內，領兵的是兵部尚書馬昂，懷寧伯孫鏜，擇於七月初二日寅時起馬。這馬昂、孫鏜與曹家亦有來往，到臨期再劫此兩人。若少有遲回，即令壯士殺死，奪了他的兵，不怕大事不成。是以亦定於七月初二日舉事。議定吳瑾帶領禁兵，在禁門外把守。曹欽兵馬一到，即殺散兵卒，並堵截別人的救應。門內是完者禿亮皮兒馬哈麻宿衛，以作內應。

曹欽兵馬一到，即開門放入。內裡曹吉祥帶領心腹，秘密吩咐，曹欽兵馬一到，一面誅除異己，一面逼迫讓位。外邊曹欽領曹璿帶著敢死壯士，候馬昂孫鏜起身，以送行為名，立奪其兵。

曹鐸領一支藩漢攻長安東門，曹鉉領一支藩漢攻長安西門，以要劫朝內文武。征西兵是七月初二日寅時起馬，曹欽亦定於是日子時吳瑾報信，丑時奪兵，寅時進門。比及天明，大事定矣。

這些時卻不長陰天了，到得六月晦日，曹欽將所有心腹密會一處，又議道：「初二寅時，就在明日下午半夜了。可惱燕家小子臭口亂談，可喜季狸不統征西兵將，乘時順勢，自必成功。」

事定後富貴功名與諸君百世共之。」是日痛飲相賀，午日少斜，忽然一陣大風，自西而東。其聲如千軍萬馬，又如鬼哭神號，還帶著血臭氣。人人俱驚，曹家叔姪兄弟自以為朱家屠滅之象，昂然不懼。這一來有分數：大憨元惡，難逃斧鉞之誅。純孝精忠，永受旗常之賜。